

詩之雪

許茂昌



新詩是中國文學一朵跳躍的浪花。品嚐新詩就像在葡萄酒裏游泳一樣，不能不醉。

新詩的橫衝直撞已為中國文學鑿出一條新的河流，且將在不久的未來形成新的氣候。中國文學最令我不耐煩的是，躲在傳統的繭裏作著飛翔的夢。譬如談秋天必用秋高氣爽，寫春天必用草長鶯飛。我們文化雖五千年，文學却年輕得幼稚，總在傳統的詞句裏浮沉，創不出新的語言，結果文學淪為公式化的抄襲，這種文學的悲劇使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想像力全部凍結成冰。且同樣的詞句不斷重覆使用以致彈性疲乏，完全忽視文字的張力和跳躍性。自新詩佔領文學的一片天空後，總算為這片沙漠下了一次不小的陣雨。新詩以一顆流星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文學的天空，品嚐新詩完全是一種雨後清新的感覺。我的眼光中，新詩在中國文學上永遠有最高的比重。

凡是縮斂在傳統的蝸牛殼內烤火取暖的人絕無法認清傳統。詩與散文不同，詩是散文濃縮後再結晶的產品，一盎司的詩往往可以稀釋成一噸的散文。換句話說，詩是一種壓縮的語言，好的詩不但富彈力且具張力。詩人不同於一般散文家在於他不斷鑿出自己的語言，開拓自己思想的領空。靈感凋謝以及語言失去彈性對一個詩人來說無異胸膛中了槍彈。詩人和抄襲散文家最大不同在於詩人不斷從自己的土壤中收割彩虹，而抄襲散文家則不斷把別人的彩虹栽種在自己的土壤。一個是生產者，一個是消費者。

新詩踏入我的生命後，我的世界起了一次不小的風暴，風暴過境後，我發覺自己的海拔又昇高了一點，逐漸眺望到以前看不到的風景。接觸新詩這種壓縮的語言，我竟覺散文濃度太低，撥不動感覺視覺的快樂。我證明中國的新詩絕不是在表面鍍一層銀，而是從內在爆發澎湃的生命。躍進詩的湖泊再爬上岸時，大自然突然潑來一番霧，我不曾見過的色彩。我已生活在燦爛之中，尤其當由一個詩人欣賞到另一個時，就像由一個港口揚帆到另一個港口。

詩是文學的貴族。正因它這種強烈的高貴性使一般人視新詩如一顆刺眼而不可攀摘的星星。對新詩，這毋寧是一種致命的內傷。因此，新詩有待平民化，而平民化來自兩大動力，第一，詩

人須走出自己的世界；第二，讀者須提高自己的想像力。唯有如此，才能在作者與讀者的心靈間鋪架一條交通頻繁的公路。

新詩是現代一株早熟的花朵。自新詩在文學中以闖紅燈的姿態出現後，就一直被目為文學中的一個問題少年而被誤解著。所有對新詩有偏見的人難道不該看看不受傳統束縛真正發自我們這一代心靈的新詩到底在說些和想些什麼嗎？對那些呼吸在現代而腳步在古代且不屑回看代表這一代心靈的人，我一向不承認他是現代的。這一代應有這一代的作品，人類進化在於不戀古。並非古代作品完全不好，只是現代人有責任關切這一代的作品。何況不少古代作品的臉上已蒙上一層不能適應現代的歷史塵埃。

誠然新詩歐化不淺，但無論如何歐化，仍舊是這一代中國人的靈魂燃燒血液寫出的作品。因仍是涓涓滴滴的日本風味像川端康成的作品歐化雖深，但諾貝爾評審委員會頒給他文學獎的。現代詩必將取代古詩而挺拔在時間的波濤裏。東方的土壤不可能出產藍眼，新詩絕非野生種。現代詩必將取代古詩而挺拔在時間的波濤裏。一片島嶼，主要原因是現代詩竟能白手起家而升起自己的風雲。古詩是一個死火山，現代詩則正熊熊噴火。古詩已成不再升起的太陽，現代詩則是正在躍起的朝曦。成熟難免略帶痛苦，現代詩

既渡過它的青澀期，必成唯一敢向現代進軍的一支喇喇的軍隊。詩人不同於一般人在其對外在世界的敏感度，尤其對美。一道陽光在別人眼中是陽光，但經詩人三稜鏡般的瞳孔透視，立刻燦爛成紅橙黃綠藍靛紫。因此一般人覺得平凡的景色在詩人眼中却永遠流著詩，流著畫。詩人是美的開拓者，他們永遠踏出探險家的步伐。詩人的筆尖可以流出

一個天空。詩人永遠在培養自己對美的購買力，也唯有詩人才能將美研磨成粉，飄成雪花。一個詩人固然必須不斷在自己的土壤上播種，更重要的必須以大自然和社會為原料，加以理性的過濾和感性的加工，才能灌溉保持且不斷增加自己土壤的肥沃度。

風格長久不變對一個詩人無異宣判死刑。因此，一個詩人必須隨時站在港口上，準備遠航的過渡和感性的加工，才能灌溉保持且不斷增加自己土壤的肥沃度。如果不振翅撲向陽光，老生活在傳統的陰影下是很容易咳嗽的。從傳統得到的維他命已不足使這一代年輕的靈魂茁壯。就詩、小說、散文三者，唯有詩敢把自己置於風暴之中尋求蛻變，所以自拒絕吸收傳統的臍帶流來的血液發出獨立宣言以來，新詩不但未營養不良，且竟完成一次成功的換血。在新文學中，詩成績最可觀，其次才是小說，然後才是散文。

詩有好有壞，我不否認有劣詩或偽詩存在。最糟的是一般人常未對一首詩完全了解前即斷為劣或偽，這是一種幼稚的錯誤。一首好詩，往往是哲學、心理學和文學等數條河流沖積而成的肥

沃三角洲，讀者須涉過文學，跨過心理學，躍過哲學等數層邊境才能真正進入一首詩的心臟。一般人往往只攀到第一、二層尚未達一首詩的核心就罵一首詩的劣偽。高中時代未全面接觸詩只見過數首校級刊物的新詩，使我誤解新詩不過文字的堆砌排列，因此恨之入骨。等大學品賞名詩，却又愛之入骨。這種尖銳對照的荒謬完全來自我的偏見。

就我個人而言，一首詩的好壞，決定於咀嚼後對心房的衝擊力有多少。衝擊力大的，我列為高能量的詩，像高級維他命一樣。事實上，一首沒有吸濕性、潮解性的詩才能敏銳地泳過歷史的時宜。換句話說，一首好詩必須不惑於歷史的濕度，不受歷史的氣候所影響。

一首好詩，一旦流入人類的心靈就必須馬上進入溶解狀態，這樣的詩才夠資格稱為歷史的注射劑。因此一個詩人應該從大自然和社會結晶出來，然後溶解在每個人的心裏。詩人不該膠著在常會有過敏性的抗拒力，有時外面的氧氣他們都認為是塵埃。中國這一代詩人的靈魂一直在外面的壓力和內在的張力下掙扎。一旦外面壓力大於內在張力，則詩人便被壓進自己的象牙塔裏。不能擴張內在張力而征服外在壓力的，不夠資格成爲一個成功的詩人。

新詩能成爲文學上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是其可傲之處。然每一個詩人更必須以自己的心房赤裸裸的去接觸社會的冰河與沙漠。關切，是詩人與社會最好的黏合劑。詩離開生活，則它在文學的比重必銳減。換句話說，怕象牙塔外空氣稀薄的詩人，只能稱爲斷翅的雁子，只好在象牙塔裏養老了。

詩人獵捕時空的立體感而交給讀者的眼睛。凡曾從現代詩吸取養分的人都將發現自己的想像力和視野獲得極大的外延力。現代詩爲中國文學帶來震撼太突然了，這是它以前未曾被廣泛接受的原因。但現在因偏見而排斥現代詩的人，只是縮小自己的天空而已。

未接觸新詩的人一旦走進詩的鳥語花香中，往往有運訪之感。品嚐新詩一如黃昏弄潮，夕陽冉冉映進你的靈魂裏。新詩的探險值得一試，這是讓自己的生命接受另一次衝擊。

最後我要大聲說明，詩是幫助我們獵捕情調，讓我們更熱愛生活的一種文學，這是我處理詩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若因詩而遠離生活，我寧可無詩。

而誠如我在北極星草坪座談所說：「這個時代交給詩人的責任就是要他們騎荊棘裏，要他們的黃河過瀘成爲藍藍的長江。」

